

公館私情續

一部二十世纪的《红楼梦》

公馆私情续

田雁宁 武礼建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 滔

封面设计:梁 伟

公馆私情 续

田雁宁 武礼建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老年事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 字数:420千字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204-03708-1/I·648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时 光(序)

田雁宁

春雨静静洗润过的成都，飘动着新丽柔软的阳光。过分长久的忧郁冬日终于穿街过巷走到了尽头，草们在绿，花们在开，听说以桃花闻名的龙泉驿又要开桃花会了……成都，古老而又清新，如诗似词，也如小说散文。

一个漫长的世纪，正走入她的末期，像一首歌曲一部长篇的尾声，有些悲壮凝重，也有些绚丽灿烂。桃花红过了就是凋谢，而那绿叶勃发的枝头孕育的是果实。任何一个人，在辞别旧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年头，都免不了浮想联翩或激情迸发，何况一个作家，一个生活在天府之都的作家。

我们正是站在世纪的末端，去眺望和俯瞰那个已经极尽豪奢趋于调败的封建世家，一串艳红若花的男女、故事之上，不可避免地浮上了一层腥红带血的残光，正映照着郅氏公馆那朱漆斑驳的大门。盛极必衰，古今亦然。而公馆内那最后一树桃花，依然红亮如炬灼灼耀目，再看下去便知道那实在是一个家族崩溃前的回光返照。

时光，从来具有无穷魔力。化腐朽为神奇，摧巨厦如蚁穴，换山河以新颜，改民风以潮流……都乃柔柔韧韧之时光的伟业与奇迹。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家族的历史，全是时光书写而成的，并盖上了时光那鲜明而又亮朗的印记。

对于时光，我们并不敬畏，而是以生命随它前行，从年轻到衰老，从旧世纪到新世纪，我们和时光一起永生。

1997年3月26日下午

记于巴人村写作坊

目 录

第一章 ----- (1)

邵氏需要他回去，敬生又不愿意收留，他该怎么办？再有痛苦和灾难袭来，他是不是还承受得了？

他一点把握一点信心都没有，唯有犹豫、彷徨、消沉，使他再也打不起一点精神来了。

第二章 ----- (45)

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反正，这突发的、意想不到的情感，将促使他对另一个人付出不顾一切的关怀和爱护，甚至影响他的人生信念、人生道路，乃至存在的一切，都要发生改变。迅速地、有力地、永远的改变。

第三章 ----- (82)

钟家夫妇按邵先生所说，递给祥风一只裹了白粉的香烟。

祥风伸手一把抓了过去，点上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慢慢地倒在了地上，脸上是满足到极点的痛快……

第四章 ----- (119)

“我不管，你……好吧，就让我与丝绸公司同归于尽

.....”

冰晶的话没说完，就悲声大作起来，而且就要搁下话筒了。

第五章 ----- (168)

“敬——苇——”

呼唤声尖厉凄惨，撕心裂肺。整个大厅的人都惊愕异常，大家都寻声望去。

第六章 ----- (219)

难道这一切都是预兆，或者这一切都是在恋爱，酝酿爱情？他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小说家都把爱情铺洒得委婉、缠绵、曲折和甜美。

他们所经过的每一弯每一折，算不算是爱情长河里一朵又一朵的浪花？

第七章 ----- (272)

他感到了幸福的微笑，成功的招唤。庞大计划的实施，正纳入正轨，他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踌躇满志和指挥若定。仿佛带兵的元帅，战争打响了，一切都按作战计划进行着，自然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和舒坦。

第八章 ----- (317)

敬苇按捺不心里的激动，转身过来，俯首在纤云的脸上吻了一下。

纤云抬头时，吓了一跳：“啊——”

第九章 (368)

天已经擦黑了，敬苇还在应酬，她想，回到老宅，沏好茶等他。

她从侧门进老宅，刚近拐角，突然一个人影跃出，用一条黑布口袋从她的头顶罩下来。她眼前一黑，正欲叫喊，颈子被口袋绳子扼住，叫不出声来。

第十章 (410)

敬苇根本没料到，邵氏的这一放任，很快就遇到了麻烦，而且这麻烦非同小可，直接影响到总公司的利益，邵氏的声望，以及他本人的参加竞选。

第十一章 (451)

他望着北上的火车，希望火车把他对明君的一片愧疚和真诚也带了去，永远地伴着明君，伴着明君那颗深受创伤的心。

然而，他的痛苦，火车也是载不动的。

第十二章 (496)

她知道他这一生大概都逃不掉邵氏的阴影。因为他是邵氏的人，邵氏留给他的那些回忆，更是刻骨铭心地缠绕着她的余生。

望着丈夫的眼神，她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

第一章

这故事，仍然发生在邵公馆。

普天下的豪门公馆，无一不是因为家资殷实、富可敌国而横空出世、叱咤风云。大到世界战争、国际交涉、总统选举、国事商讨，小到事业图强、家庭谋和、红白喜事、养老育后，无不闪耀着豪门巨族的灼灼光华，否则世人就不会仰慕豪门，渴望跻身豪门。跻身不成，又切齿诅咒豪门，甚至想一把火烧毁豪门。

18年前那场大火带给邵公馆的灾难，到现在忆起来还令人有些后怕。而今邵氏豪门从曾祖父邵耀东算起，经祖父邵正皇、邵正岚，到父辈：邵鸿恩、邵轩辕、邵韬光、邵惠芳和邵小玉这三男两女，第四代已更是人丁兴旺。16个传人，单邵氏一脉正宗就有12个之多，一年前因兄弟情杀死了一个敬平，剩下11个，加上管家佣人、长工短帮，在邵公馆进进出出的从未少于一百人。如果把受聘于邵氏集团公司的专家、经理、律师、职员、保安、小厮全计算在内，总数在三千人以上。历经数代人的创业，邵氏一族，鸿图骏发，扶摇直上，独领成都望族巨富之风骚。

然而，人世沧桑，变幻莫测。豪门不一定一路春风万世风光，而寒门也有蓬草生辉光耀门楣的转机。就在最近的三十年间，邵公馆里遭遇了许多事情，登场了许多人物。既创造了许多辉煌，又直面过无数惨淡，到现在邵氏豪门面临着危机和困境，就像无法下药的瘟疫顽疾一样，困扰着邵公馆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心灵，巨额的家资，该是非传给第四代人不可的非常时期了。

虽然在邵氏长辈中酝酿了都快3个月，但是后继人选在公馆的主心骨老太太和即将卸任的公司总裁邵小玉心里仍然是个未知数。偌大一个集团公司，如果到了群龙无首的地步，那导致的后果不是垮，就是瘫。

不是邵氏人才匮乏，而是大权独控的英才难得。正因为邵氏第四代人才济济，才使这个问题搞得剪不断、理还乱，非常棘手。

邵氏第四代16个传人中，德才兼备者有。大爷邵鸿恩的三少爷邵敬苇希望最大。他天资聪颖，勤奋上进，又为人正派。他在进入集团公司任总裁助理的几年间，其才、学、胆、识得到充分的发挥，擅管理，长经营，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然而，好人多难，命运多舛，他与妻子黎丽萍生下了三个怪胎，被族人骂成邵氏的灾星，遭到攻击。恶言秽语，满天漫卷，无法使他名正言顺地登上总裁的宝座。

二爷邵轩辕的大少爷邵敬业出任的希望也很大。他聪明极顶、足智多谋，又能言善辩，在出任泰安银行代理行长期间，把邵氏家政理得井井有条，表现出当家理财的卓越才干。但他有才缺德，贪欲膨胀，两只眼死盯住邵氏大权，又做出勾搭弟媳杨嫣，被弟弟敬平拿获后，居然枪杀了亲弟弟，闹出人命的丑事来。长辈扼腕长叹，甚怪他辜负了家族的厚望。

敬字一辈的敬富是个花花太岁，长期住香港任邵氏在香港的总代理，却成天不务正业，穿花度柳，虚掷光阴，难负重托。

敬贵在美国人赘富豪吃软饭，虽是个挂名的经理助理，大树底

下乘凉久了，也不会有超群的经营才干。

邵轩辕和李凤茹的千金邵晚秋也算得个踌躇满志的女中英杰，但她刚毕业于香港大学，一点经营常识都没有，还稚嫩得很。

邵轩辕和辜妙春的女儿邵柳枝和邵敬秀，一个秀外慧中，弥足弄潮，做女强人还差点睿智和稳重，另一个求学在即，与世无争。

而邵轩辕与一日之妻耶梅所生四胞胎儿子，素有争议，无法参与角逐，更不用说他与慕容冰晶所生的孪生千金，何况她们也远在波士顿上学。

三爷邵韬光唯一的养子邵敬生离家出走二十年之后，回到邵公馆，父子相逢，自是亲热一阵子，他却对邵氏继承人选毫无兴趣，旋而即返，回了远隔丛山大江的三汇场。

望族大家，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也有了不断的孽缘死债。一个总裁后继人选的问题，牵动了邵氏家族的每一条神经，关系到邵氏继往开来、光大族望的每一进程。为此，总裁邵小玉把濒临垂暮的老太太请上了家族主持人的座席，真正的主持人当然是邵小玉。

邵氏一族，寄希望于准备了近三个月的庄严的家族会，能够通过大家的出谋划策，找到一条让人人都如愿以偿的捷径，快刀斩乱麻，了却这桩让邵氏日夜牵挂之事。然而初选就进行得十分艰难，反复筛选反复考察，筛掉的不过是不具备竞争实力的，譬如杳无音讯的敬生，主动退出的柳枝，正在上学的敬秀和波士顿两姐妹，以及生母愿意领走的四胞胎兄弟。

再筛，当然是在敬富、敬贵、敬苇和敬业、敬康、晚秋六人里筛了。与竞争关系不太大的三爷邵韬光建议大哥二哥两家分别从三个孩子中推选一个，然后由老太太一锤定音。不料，单推也为难，大哥家的老大老二明显的素质不够，老三又舆论欠佳。二哥家眷属关系复杂，同天不同地的三个孩子中阿康还有来历不明之嫌。

专程从波士顿赶回成都的二哥邵轩辕洞察秋毫，认为马拉松似的筛选不会有任何结果。他有力挽狂澜的办法，“在敬字一辈以

外确定人选”。

一语道出，举座惊愕。敬字辈以外哪还有人选？除只配做消闲家庭主妇的邵惠芳之外，三兄弟邵鸿恩、邵轩辕、邵韬光都做过控权人，而且都已经退出了控权舞台，现任的邵小玉被做总裁的艰辛熬得周身是病，不得不卸任了。如果再有一人可以出任，那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喜事，除非天降斯人的奇迹出现。奇迹果然出现了，斯人竟然是敬康！全场又一阵惊奇、迷惑。二哥何以能使敬康提高辈分，跃上第三代传人呢？

敬康本来就不是敬字辈的！可在整个邵氏家族，除了早以做古的父亲邵正岚之外，谁也不清楚，他与敬康是一种什么怪异的关系。在豪门巨族，怪异的事都不会少。在邵氏，谁都认定敬康是邵轩辕和已经去世的二姨太彩琳的儿子，然而唯有他和父亲心里最明白，当年父亲将义女彩琳许配给他为妾，他压根儿就没碰过彩琳一下，名义婚配才六个月彩琳就生下敬康。而且由他尽心抚养，使敬康平安地长大成人。那时，他必须吞下这苦果。德善世家，名声扫地，不是邵氏愿意接受的。何况彩琳和父亲弥留之际的眼神还历历在目，他必须照料敬康，让敬康健康成才，还敬康正当的名份，才对得起期盼九泉的两个亡人。

现在时机来了！如果公开阿康特殊的身份，让他继任总裁职务，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接任小玉总裁引起的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可是，邵氏长辈谁都不相信，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不管他摆出多少事实，列举多少理由，结果倒使老太太恼羞成怒，“别想在老太爷脸上抹黑！”老太太一口气冲上来，半天没喘过来，遴选总裁陷入了僵局。

已是山重水复，又见柳暗花明。杳无音讯的邵敬生从天而降，冒出一声“抓阄儿”唐话。

豪门大事，到了用这种鄙俗的方法解决的地步，可见邵氏的气

数不足到何等程度了！虽然这是个天大的笑话，却又不得不如此，不是办法的办法，有收效就是好办法。

然而，这只不过是邵氏长辈的一厢情愿，真正落实到六个后继人选实施“抓阉儿”时，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下午举行“抓阉儿”仪式，上午就出事了。

敬苇的爱妻黎丽萍为了丈夫的前途，在自己的房里枪杀了两个怪胎儿子，又一枪自绝，了断了卿卿性命。敬生捧着妹妹丽萍的骨灰盒，登上了去三汇场的列车，敬苇执意要陪送，抓住了已经启动的列车车门把手强行上了车。

邵公馆“抓阉儿”的事搁浅了。谁料到，这一搁，就搁出了一系列诡谲荒诞、奇特怪异的事情来……

不知为什么，邵公馆所有怪诞的事情几乎都冲敬康而来。

其实，这并不奇怪。以敬康在邵氏一族里特殊的位置，奇异的关系，内向自专的性格，博大精深的睿智，受命为难而泰然自如、直面腐朽而出类拔萃的才干，码不准什么时候一定会成为邵氏矛盾漩涡的中心。即使现在不会，为期也不会很远，因为在豪门巨族，谁染指亿万金钱，谁就不单是享受为所欲为地支配金钱的快乐，同时也将为这份快乐付出代价，甚至致命的代价。

敬康并不是那种嗜金如命的拜金狂。他在波士顿为父亲和后母的中华丝绸公司做事，一直循规蹈矩，忠于职守，而且成绩卓著，公司上下都称道他的才干和为人。他个人的生活水准与公司雇员看齐，清淡而节俭。不抽烟，不喝酒，衣着极为普通，他唯一考虑的就是工作、工作。他总在心里陶醉，工作是美好的，工作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他紧张投入地工作，不是为了升迁，更不是为了索取，而是追求事业成就，追求自我的实现。

这样的信念，无疑是纯洁而高尚的。倘若是现代青年，一定会认为他迂顽守旧，愚蠢疯癫。

人生的美丽，岂仅在工作？人生的快乐，岂仅在事业？

美丽也罢，快乐也罢，都是难以琢磨的词，都是无法解释的。它们只是由若干费解的、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因素构成，谁都无法简单地揭开美丽的实质，界定快乐的涵义。

就一些人来说，入其眼动其耳暖其肤悦其心的东西是美丽的、快乐的。漂亮的姑娘，艳丽的服装，光彩夺目的首饰，玲珑剔透的摆设，金碧辉煌的殿堂，古朴典雅的大厅，自然天成的山水风光，妙笔丹青的书卷画轴，丰富多彩色味俱佳的美酒佳肴，感人肺腑荡气回肠的音乐戏曲，一切美的、善的、娇柔的、雄壮的、理性的、有用的、幻化无穷的、色彩和谐的、音韵优美的、爱看的、动听的、暖肤的、饱肚子的，凡此种种，都能通过五官产生快感，能说不美丽、不使人快乐吗？

就另一些人来说，稀奇怪异危险才算得上美丽，感官上获得最大的满足和刺激才是快乐。这意味着冒大风险，克服难以想象的大危险，去攀登喜马拉雅山，去跨越南北极，到撒哈拉大沙漠探险，到热带雨林去猎奇，在一万米高空从飞机上跳下来，在数千米高山深谷间的钢绳上竞走，最长的雪橇旅行，最深的海底下潜，以最快的速度穿越太平洋，以最小的年龄环游世界，以最粗犷最野蛮的方式去同猛兽恶兽比力，以最疯狂最荒唐的手段寻找各种对象发泄，欣赏音乐挑最火爆的摇滚乐，欣赏舞蹈拣最上劲的舞。一切刺激过瘾就是美丽，就是最大的快乐。

又有一些人，以需要为美，满足需要为快。需要的是人对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你需要一辆豪华快捷的轿车，他需要一个靓丽可人的女人，你又需要一幢典雅舒适的别墅，他还需要富可敌国的财产，上流的地位，显赫的声望，优雅的气质修养，远大的理想抱负，至高无尚的荣誉。各种各样的需要，不同层次的需要，满足一个需要，获得一次快乐，又产生一个新的需要，获得一次新的快乐。

大千世界，微观宇宙，五光十色，千奇百怪。美丽何其多，快乐

何其多。谁拥有美丽，谁拥有快乐，谁拥有的美丽多，谁拥有的快乐多，谁就活得潇洒，活得舒坦，活得理直气壮，活得人人羡慕。

敬康却不这样认为，他把美丽和快乐局限在一个非常扁窄的胡同里，差不多牺牲了除工作以外的全部生活乐趣和享受。他的这一点工作欲念，成就欲念，毕竟太简单太乏味了。但他却一味地自视清高，自我陶醉。

他的人生哲学生活追求，有别于那些生理的、物质的、社交的、归属凡夫俗子的欲念。胜任工作，取得成就，受人尊重，自己尊重，让社会认可赞许，并不是人人办得到的，这是一种最高级的信念，自我实现的信念。他乐此不疲，而且矢志不渝。就是在这份最珍贵的信念受到非难，险些儿被摧毁的时刻，他仍然冥顽不化，固守不懈。

当父亲邵轩辕告知他将让他参与遴选总裁的“抓阄儿”时，他惊愕得瞠目结舌。

这哪是遴选？完全是儿戏！

一个“抓阄儿”，迫使他改变对邵氏长辈们的认识。他听到过那么多关于曾祖父邵耀东从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通过艰苦经营，在成都发迹成为一个富商的传奇；目睹到祖父邵正岚继承父志，恪守家训，创立了拥有亿万巨资的豪门一族的辉煌；还领略到父亲邵轩辕为拓展邵氏产业会经营善管理的雄才大略；胜任十余载总裁重任的幺姑邵小玉，不愧为成都商坛的一颗巨星，其飒爽英姿、经营机智都不让须眉，最叫他佩服。

没想到他心中的偶像们，居然为家族的人事沦落到这种庸俗的地步。一阵莫名其妙的忧心，使他感到怅然若失。

父亲又一次问起他的态度，他只是淡淡一笑，低喟一声：

“到时我只得弃权。”

虽然父亲并不责难他，但仍然为他在成都的发展操心。

他却看得很透，回成都，原本没打算要进集团公司的上层，就

是从基础做起，做推销员、会计员、采购员什么的都可以。他看重的只是能实现自我的工作，根本不在乎职位的高低。他在波士顿做父亲的总经理助理，也只当一份工作来看的。父亲带他回成都来，要他参与遴选总裁的竞争，仿佛是对他丢了波士顿总经理助理的补偿。然而，“抓阄儿”，这并非实质性的竞争，宛如在他心灵上喷了一层致痛溶液，一直使他有一种受侮辱后的隐隐作痛。

本来无所谓补偿，却用这样鄙俗的方式补偿，他无法接受。

“弃权？你终归要在邵氏任职的啊。”

父亲不希望他轻易做出放弃。

“爸爸，说实话，现在我连参与邵氏家族事业的打算也动摇了。”

儿子又跨出一大步，无疑是对父亲好意规劝的一个反抗。

“你有什么打算？”

敬康扬眉望了一眼父亲，恳切地说：

“我想有一家属于我名下的律师事务所。”

“你的专业是国际营销啊。”

“我不是也取得了法律专业的学位吗？”

父亲觉得有些突然，沉默片刻，又说：

“阿康，你从没向我提起这事呀？”

“其实，我已经想了许久，在波士顿做律师难得多，成都就不一样了，律师业刚起步，我想，做起来……”

“阿康！”显然，父亲有点愠怒了，他当然是首先要维护邵氏家族的利益，然后才可能考虑儿子个人的意愿，“邵氏集团在成都首屈一指，正处在非常时期，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才，社会上的许多有志青年都想跻身邵氏，而你却要……哎！我哪料到，领你回成都，就是想让你远离波士顿两个妹妹的感情纠缠，帮助邵氏渡过难关，结果，你却要远离邵氏了。”

“不，爸爸，我做律师，不是要远离邵氏，等到工作取得经验，我

不是一样可以做邵氏的法律顾问吗？”

儿子坚持要说服父亲。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阿康，我知道你的志向，可以不勉强你，可是，我这样寄希望于你，不全是为你个人着想，而是为了整个邵氏，你明白我的心吗？邵氏不能垮在你们这一代手里呀！”

父亲激动起来，有一股子势不可挡的锐气。他清楚儿子的脾气，只要认准了道儿，十头牛也拉不回头，所以才想拿天牌打地牌，希望儿子改变主意。

敬康的确是有一股子倔劲儿，但他能够克制感情，在父亲面前尽量地做到据理力争：

“爸爸，我们都明白，世无定事，人无完人，而且事与愿违、人面全非的现象比比皆是。认定某一个人能够成就大业，这并不明智。就拿我来说，心志虽高，却相当脆弱，工作顺手，其他就谈不上什么了，如果凭借‘抓阉儿’登上邵氏最高宝座，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怪诞的事情。到那时，我是不是能够撑持得住，实在毫无把握。几个哥哥，各有所长，虽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普天之下，孰能无过？若看主流，敬苇、敬业都比我强，晚秋也不错。何况，您曾经对我讲过，人总是要成熟的，长辈们把宝押在‘抓阉儿’上，实在有些滑稽。瞻前顾后，踟蹰犹豫，形同束手裹足，这不好。轻率武断，快刀斩麻，恰似碰运打采，更盲目。深思熟虑，慎重考虑，多教诲，少断论，诱导栽培，孕育一个总裁人选，并不太难。爸爸，我说的不是吗？”

父亲低头思忖，觉得敬康说的也极有道理，为什么要忙着“抓阉儿”呢？如果传出去，对邵氏的声望有损，生意有害。真是智者千虑，必要一失。他想，阿康的意见，应当引起邵氏的重视。

“爸爸，人各有志，我真的希望您不要勉强我。”

父亲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敬康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

又有新的工作要筹办，他一骨脑儿投入进去，就感到真正的美丽从眼前升起，带给他精神上的最大快乐充斥在全部生活之中。

他自认为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在自己选定的工作中将会得到更大的满足和更多的快乐。他正处在精神和体力最旺盛的时期，身体好，性气佳，会把自己的工作干得十分出色，受到世人尊重和钦佩。

他紧张投入，又心安理得。他对工作怀着成就的希望，并没有指望给予报酬。然而凭着他这样的工作热忱，他可以挣到一笔很好的收入，挣的钱绝对的花不了。但他并不奢侈，工作有成就，就像获得了生活中他所需要的一切。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像虔诚的宗教信徒一样崇尚工作，可以做到六根清净，别无他求。所以他为人不仅讲道德，而且很重视伦理，日常生活完全遵照自己规行矩步的信条行事，尤其是对男女异性的领会，简直近乎于怪诞、荒唐。说到头，他在人生的路途上已经走了二十五年长的路，却始终没有恋爱过，而且打算终身不爱。

他并非圣贤，也不是特殊材料长成，更不缺乏男女正常交往建立正常关系的环境。

他出身豪门巨族，幸福的童年时常与女孩相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也领略得不少。

他三岁的时候，家族就为他请了侍女九菊，他称她菊儿姐姐。菊儿姐姐侍候他到十三岁，十年间的相处，该有多少甜美的记忆。

六岁懂事，就常和五个哥哥、三个妹妹、四个孪生弟弟在一起游玩嬉闹，拜堂成亲的游戏也没少做，虽然他总是做肉轿子让妹妹扮新娘坐，但那一份份少男少女稚气纯净的情愫，怎么也难以忘怀。

他从十六岁去波士顿开始，又与两个孪生妹妹春月、江月一起成长。